



忠莊公事蹟

又 7  
4089



又存7  
4089

忠莊公事蹟



公諱萃字子邕號愛日 謚忠莊公高麗光祿大夫侍中平章

事公諱藝之後實文閣大提學封晉陽府院君 謚文英公諱

需之七代孫弘文館大提學封菁川君 謚文良公諱乙輔之

玄孫我 朝官大提學 贈領議政 謚文定公號郊隱諱以

吾之子 太宗十六年丙申登文科 世宗二十四年壬戌除

平安道觀察使 文宗朝以左贊成監築巨濟邑城 端宗癸

酉以右議政當謁難時謫樂安 賜歿 英宗丙寅 復官戊

寅 贈謚致祭于墓

榜目 太宗十六年永樂十四年丙申八月十

鄭之澹 正言 重試 金自敦 判中 樞 金鉤 判中 樞 成概 判兵曹 書 金元老 翰林 權宰

鄭萃 右議 政 李萬 獻 納 朴幹 監 司

忠莊公事蹟

國朝寶鑑謄抄

端宗大王元年癸酉左贊成鄭萃以海西穀不登請減棘城役  
丁 上曰今秋使行絡繹海西供億不貲宜停其役忠清道民  
亦勞於 陵役瑞山城築亦停冬十月策靖難勲時權擘韓明  
澮等聲言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金宗瑞等黨附安平大君瑔  
謀危宗社白 首陽大君入告鋤除於是瑔仁宗瑞及右議政  
鄭萃兵曹判書趙克寬吏曹判書閔伸右贊成李穰等皆歿遂  
命策勲 肅宗大王六年庚申十二月江華留守李選上疏  
論 魯陵三相及六臣之冤曰當哉 世祖受命之時有若臣  
皇甫仁金宗瑞鄭萃等以不能早亡歸附有若臣成三問朴彭  
年等以妄效古人國士之報不免身被極禍尙在罪籍彼諸臣  
者豈不知天命之已絕於舊主曆數之已歸於真人而終守素

志至死不悔者不過臣各為其主君臣大義有不可以自毀也

聖祖雖當危疑之際不得不誅除而實嘉其志操故當時下

教於羣臣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訓辭以示

睿宗曰予當屯汝當泰事隨世變若拘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

所謂圓鑿而方枘也故當 聖朝遼豫之時 睿宗在東宮叅

決庶務首 命悉放癸酉丙子被罪諸臣緣坐凡二百餘人原

赦之恩已行於 聖祖臨御時矣記昔 先朝儒臣宋浚吉仰

陳三問等事 先王極加歎賞曰三問乃方孝儒之類於此益

見 列聖之待宗瑞等不以罪人也恭承 列聖遺意爰滌諸

臣之罪名其不在於 聖明之繼述乎 上答曰憂愛進言之

誠予庸嘉尙可不體念疏中諸臣事予非不知但與建文諸臣

既有差異 列聖朝亦未嘗宥罪矣若夫封植墳墓士林尊慕

等事不必禁止而已此外有難別施恩典也 英宗大王二十二年丙寅冬十二月 命復 端宗朝相臣皇甫仁金宗瑞鄭萃官初仁宗瑞之後上言請伸雪 上以靖難勲 光廟與焉而難之及覽 光廟訓辭至予當屯汝當泰之教三復感嘆曰噫其指宗瑞等事恍若耳提而面命也遂 命復三人等官仍令芸閣刊進 光廟訓辭三十四年戊寅冬十月親製祭文遣大臣祭 莊陵 命道臣修葺六臣彰節書院皆 贈正卿 賜謚贈叅議嚴興道亦 贈亞卿一體致祭仍 命銓曹錄用三相六臣及嚴興道後孫三相六臣亦并 賜謚致祭以 端宗復位之因甲也 丙寅十月二十七日夜儒臣持帝範入侍時校理韓光會曰玉堂亦有帝範一件而 光廟御製訓辭附其下矣 上命持入

使副提學趙明履讀之從頭讀訖 上曰予當屯以下更讀之明履又讀過 上命承旨執筆呼草跋文因 教曰予有向睡之意矣聽此頓覺醒爽矣頃者大臣所達事予方有處分者而予當屯云云之教今者目見若耳提而面命也跋文草訖 命書皇甫仁金宗瑞復官 傳旨又曰今日是書因帝範而以入覽亦一異事也似若爲兩人事而然也 傳曰于今奉覽訓辭起感序文恍若陟降之指導其雖慎重何復持難金宗瑞皇甫仁復其官以彰 聖意焉同月二十八日內局入侍時提調元景夏曰兩臣旣已復官則其時同歿之三公宜一體矣而鄭萃之子孫雖不上言自徹今當二臣復官之日 朝家特爲并施似可矣 上曰向者領相亦云云今卿所達又如此鄭萃一體復官副提學趙榮國曰其事重大請還入復官文書 傳教於

榻前添書以下 上曰依爲之既而 教曰雖自外添書若還  
爲 啓下復經予覽奚異於榻前書之手同月二十九日內局  
入侍時 傳曰皇甫仁金宗瑞復官 傳教中鄭萃一體復官  
事添書

復官教旨

鄭萃爲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者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復官爵事承 傳

戊寅十月初四日 傳曰今聞禮判所奏 端廟復位于支同  
於今年今月二十八日愴懷難抑祭文當親製其日大臣行攝  
行祭六臣既以 贈職賜謚金宗瑞皇甫仁鄭萃亦爲不待謚  
狀特為 賜謚同月初七日 傳曰故領相皇甫仁故左相金

宗瑞故右相鄭萃家遣官致祭金宗瑞後既已錄用皇甫仁鄭  
萃後勿論支嫡令該曹一體錄用

謚法 危身奉上曰忠 履正志和曰莊 擬謚忠莊 忠匡 忠穆

附

忠定公 皇甫仁 忠翼公 金宗瑞 忠正公 朴彭年 忠文公 成三問 忠簡公 李埴

忠烈公 河緯池 忠景公 柳誠源 忠穆公 俞應孚

謚號教旨

故右議政鄭萃贈謚忠莊公者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宣謚 賜祭文 御製

戊寅十二月十八日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弘濟 諭祭于

故右議政忠莊公鄭萃之靈嗚呼惟卿昔同鼎席爲國賢輔洋

洋功業惟見所事炳然忠赤特命復官在予嗣服豈曰偶然又逢舊甲有事先陵六臣贈職褒忠之舉豈泯此日太常議謚卿後甄錄莫曰其文由予心曲昔之三忠于今三烈吏郎宣號禮官斟酌不昧者存其須來格

延謚日祭官

宣謚官吏曹佐郎崔台衡

舉函官宜寧縣監金亨大

靈山縣監黃纘源

致祭官禮曹正郎李弘濟

大祝官兼典祀官固城縣監任毅中

齋郎河東府使李箕齡

贊者兼謁者泗川縣監張敬周

奉香兼奉爐沙斤察訪崔

奉爵兼奠爵泗川縣監張敬周

焚黃祝文

奉朝賀朴弼琦撰

嗚呼昔事尙忍堪說危忠孤節遘禍酷烈于三百年掩抑莫白

聖明今辰寃枉畢燭伸理恩覃無遠不暨駕前一訴感格

宸衷詢于宰輔咸曰可伸繼進訓辭又有館臣勿拘之 教昭

垂明白一經 睿覽煥然疑釋當時二公皇甫暨金同忠同禍

同恩于今幽寃快解職爵俱復靈如有知想應感祝褒忠之典

殉國之節并極光明煥若星月百年今日若有待者今春三月

恩誥始下禮當告墓諸孫遠來瞻掃舊塋蕪沒崩頽遂先改

修有事吉辰官秩封域一時重新仍感焚黃并告厥由先生楸

檟感極幽明靈其永妥無復遺恨茲陳清酌庶歆微悃

忠莊公請不祧上言草

公忠道新昌進士李基善等右謹 啓 臣 矣 身 等竊伏念故忠

臣鄭萃以 端廟朝相臣當癸酉靖難之日與忠定公臣皇甫

仁忠翼公臣金宗瑞同心殉節其貞忠毅烈實為伯仲 是 白 遣

列聖朝褒嘉之典亦小無異同故 英廟丙寅一體復官 是

白 遣 戊寅一體 贈謚賜祭 是 白 遣 先大王朝辛亥一體配

食於 莊陵忠臣壇 是 白 遣 又於甲子年特蒙一體旋閭之

恩 是 白 遣 至於不祧一事則忠翼公臣金宗瑞 先大王朝某

年因大臣筵白已蒙 恩典 是 白 遣 忠定公臣皇甫仁昨春秋

因多士道籲又蒙 恩典 是 白 乎 矣 獨忠莊公臣鄭萃尙未蒙

一施之 恩 是 白 乎 所 芘其後孫流落湖西世居遺址尙傳嫡

聖世之闕典 是 白 如 乎 臣 矣 身 等居同一鄉至今尊慕公議

所激不避猥越相率齎籲於 法駕之前 為 白 去 乎 伏乞天地

父母 俯垂鑑諒 特許忠莊公臣不祧之典俾遵兩相臣已

行之例以伸公議以慰忠魂焉

戊辰二月十三日承旨臣金魯敬

忠莊公不祧騰給

禮曹為騰給事節 啓下教新昌進士李基善等 駕前上言

據曹 啓目帖連 啓下 是 白 有 亦 向前新昌進士李基善等

限內現身戶口現納新呈的實 是 白 在 果 觀此上言則為忠莊

公鄭萃一依忠翼公金宗瑞忠定公皇甫仁已例請不祧之典

事有此呼籲 為 白 有 臣 乎 所 鄭萃貞忠大節與皇甫忠定金忠

翼生同其志歿同其傳實為伯仲 列聖朝褒獎之典亦無異

同是白乎則今此呼籲容或無恠是白乎矣不祧之典事體莫

重臣曹不敢擅便議于大臣一稟處何如上之八年三月十

八日行都承旨臣洪義浩次知 啓依允曹 啓目帖連 啓

下是白有亦發遣郎廳問議于大臣則議政府左議政臣李時

秀以為賤疾方劇神思昏塞不得收議惶恐俟謹云奉朝賀臣

李敬一病未獻議右議政臣金載瓚以為鄭萃與皇甫仁金宗

瑞以同時三相同日同禍勲伐樹立大抵一般而不祧之典施

於兩相未及於鄭萃多士之合辭陳請未必無據 朝家之到

今崇報不宜異同伏惟 上裁云領中樞府事臣徐龍輔行判

中樞府事臣韓用龜俱在外不得收議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

何如 上之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左副承旨臣甲絢次知 啓

依大臣議施行為良如教事判下是在有等以合行謄給者

上之八年三月 日謄給

事蹟跋奉朝賀朴弼琦跋而又感詩作原韻

恭惟 太宗 世宗 文宗大王實有周文武成康之德丕闡

仁化培養賢德以燕翼孫謨逮至 端廟季年有若三相公者

出而東方義烈之盛尤炳烺焉相國鄭萃即其一也肆我 主

上殿下欽崇節義乃曰此而湮沒不稱非所以勸忠也歲丙寅

臘復官公爵如故甚盛典也噫公伏節於三百年之前我 殿

下償節於三百年之後若朝暮遇也非公之風聲義烈愈久而

愈不泯赫赫若前日事則顧何以有此事乎公之九世孫熙叙

汝揆甫以一律志感屬余和之謹步其韻以寓尚忠景節之義

云爾

原韻



忠莊公事蹟  
青青松柏傲霜姿直上高宇欲撐支材作棟樑寧有喜火爲灰  
燼亦無悲維新 聖渥光千古依舊官銜總百司從此子規明  
月夜祇應賡唱感 恩辭

次

領議政金在魯

端廟相臣柱石姿方頽大厦竟何支參差跡與三仁似掩抑魂  
爲百代悲丹籍快湔惟 聖上黃麻重煥宛台司鋤除培植俱  
天道貽燕昭昭永有辭

次

左贊成權禔

寶曆終歸龍鳳姿擎天隻手詎能支無渝一節人爭聳不愧三  
仁世共悲快洗丹書優 聖渥重頒華誥賁台司分明我 后  
迨 先志昭示千秋永有辭

次

韓山李秉淵

尺孤百里廟堂姿力與天爭一日支黃髮同心王室賴丹書駢  
命國人悲 聖孫霈降新麻渥遺德重還舊鼎司齊練起來思  
復用文皇已有大哉辭

墓表

判書元景夏撰

端廟三大臣歿于癸酉之難皇甫公仁葬于坡麓金公宗瑞葬  
于錦澗惟鄭公萃子曳攸蔽未覲深目之叟越二百九十年丁  
卯誦挈啓土鏡石十四字不泐可徵於是焉表其墓曰夫輔少  
主深堅雖賁育有不能奪此其三大臣之捨命 端宗遜位之  
際天胡然而生天胡然而殺民彝物則繫三大臣是賴則不可  
以悉天也芟夷于酉雪復于寅綦野朱紱暨于同原嗚呼方練  
之純忠大節炳烺宇宙森森董狐凜乎百世晉陽數尺薤曰行  
路皆爲出涕則是乃鄭相國碧血之埋也耶悲夫

實記

平山申大來誌

嗚呼此 端廟忠臣議政府右議政鄭先生諱萃實記也嗚呼此何烈也此志士仁人飲泣茹痛者也自古賢士大夫歿於國者史不絕書而惟東京黨錮爲首我 朝則景泰癸酉三大臣之歿爲士禍第一曰領議政皇甫先生仁左議政節齋金先生宗瑞若先生也三大臣死而 端宗遜位于越中繼有六臣死之此真生同志歿同傳者然世皆知大臣之節炳如日星至於三大臣節義重於山嶽者不少概見何哉吾家文貞公嘗稱節齋大忠曰身不歿國不革嗚呼無是其終黜昧而止矣今先生後曩邦彌衰先生事徵余言嗚呼定哀微辭之義匪聖人達權何敢而惟東京讀史之感自激於平生也謹按魯陵誌竄鄭某于樂安按丙子錄先生自樂安遷光陽僧坦禪隨一日縣人言

使者至俄而來捕先生沐浴服雨裝衣帶手巾與妻永訣妻牽衣而哭先生曰止 朝命不可拒身後事君其治之卽就捕使者以明日用刑欲繫于官先生卻立門外曰何必入官在此歿耳臨刑曰死等耳名節有異吾若懷二心死後晴天依舊不然必有非常旣歿忽雲合雨作使者張傘入城垣禪目見而言按搜聞瓊錄先生有器局 太宗十六年丙申登親試文科歷 世宗文宗至 端宗與皇甫金爲三公節齋歿先生以全慶道體察使歸自嶺南至忠州客館見節齋首徇用安驛路使者馳謁曰有 旨先生下馬再拜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舍否答曰某但受 旨押去配所耳先生再拜曰生我耶還上馬赴樂安使者卽舊卽僚謂先生必問國事難於答問行十餘日一不問只勞苦謝別先生嘗奉神主居謫一日睡起謂坦禪曰精具飯

來吾祭吾祖既祭焚神主無何使者至 賜歿按海東野言癸酉六月昌德宮成時人謗先生以土木相尚李樗軒石亨有詩曰經濟三朝一老臣廟堂深處儼垂紳當年事業人休問神殿神宮不日新自註曰以鄭某之賢尚得時謗如此難乎涉世如是先生歿將籍其家 光廟謂世子曰予當屯汝當泰勿拘吾跡 睿宗代理赦之按家傳先生字子邕晉州人父文定公號郊隱以吾祖贊成事臣重文良公號勉齋乙輔之玄孫也前配河東鄭氏縣監興仁女府院君麟趾妹繼配原州邊氏監察尙同女府院君安烈曾孫俱無子以郊隱弟省吾子牧使孝安長子之產爲子晉州東五里猪洞向南雙墳嗚呼 端宗大王冲年踐祚遭時艱危先生與皇甫金恊輔雖天人有歸國勢已傾猶盡心所事一節終始可謂社稷之臣者曾子所稱可以托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不可奪之君子先生之謂歟文貞公身不亡國不革之論其知言而嗟呼天也奈何使先生無成此鐵更煮之烈萬世忠臣之論不必多讓而身穢跡泯闕而不揚先生之心上帝其臨之矣宜乎化碧之魂騰空而晴天作雨也嗚呼天道無往不復 明陵大聖復 端廟伸六臣 聖子繼述又復三大臣官皇甫金二門 恩綸已宣二百年今日泉路改照而獨先生墓無契莖 恩屯揭厲叔孫之兒負薪若敖之鬼久餒嗚呼孰有以告執政者耶系之辭曰

天地正氣鍾人出類先生之懿暨皇甫金并擬一治三傑媲美三台同躋三朝歷事庇民尊主主少國疑時運日否此何人世天命有歸我守吾義一箇成就龍顛虎倒同入于市繫我後死我有故節薄言南紀我死故遲我來自南徇路有首驛路有使

一歿自期再拜于地非曰生只蠻江睡覺祀罷主燬後命俄至  
衣帶沐浴鴻毛如視家人何淚白日天雨丹心其矢冤氛其致  
身亡國革世事增喟何處禱靈魂朝百越肩比六臣九地魚水  
明陵聖作 端廟復位善繼聖子六臣三老前後伸理改照  
泉隧越山綦綦越木彌瀟降在此其骨雖朽其氣無散其名  
無止三光雖昧一節罔墜先生萬禩外史作詞匪先生誅二心  
是愧

魯陵誌謄抄

鄭萃晉州人文定公郊隱以吾之子有器局永樂丙申 太宗  
十六年登第 世祖誅金宗瑞時以全慶道體察使自嶺南回  
至忠州見徇首行至用安驛京官馳駟來謁云有傳旨公卽下  
馬再拜問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驛館否官曰某但受旨押送

配所公又再拜曰生我耶還上馬與官行赴樂安官卽公舊郎  
僚行十餘日一不問朝廷事到謫所勞苦謝別而已公在謫嘗  
奉神主一日睡起謂隨行僧曰精具一飯吾祀吾祖旣祭盡焚  
其神主俄而使至賜搜聞瑣錄公配光陽時有山僧坦禪往從之  
一日邑人來言有京官來俄而官差來捕公沐浴具冠帶出其  
先世神主再拜焚之遂脫冠帶服雨裝衣帶手巾與妻永訣其  
妻牽衣哭萃止之曰朝命不可拒身後事汝其治之官差促萃  
卽去京來監刑官將以明日行刑欲拘繫於官萃不從卻立門  
外曰何必入官在此歿耳監刑官與縣官令人將絞萃曰歿等  
耳然名節有異吾若有一心死後晴天依舊不然必有異常旣  
死忽雲合雨作兩官張傘入城坦禪目睹其事而詳言之云

遺墟記

韓山後人叅奉李奎象撰

銅穴之山飛溪出焉挾飛溪有村通名曰蓼塘有金節齋遺墟  
有鄭忠莊遺墟金公遺墟別有記鄭公諱萃文定公諱以吾子  
有器局識量我 世祖戮金節齋時鄭公以全慶兩道體察回  
忠州見徇首至用安驛京官駟來曰有傳 旨公下馬曰拜刑  
路中不祥可就館否曰但受押配公又拜曰生我耶赴樂安一  
不問朝廷事奉神主在謫一日睡起謂隨行僧坦禪曰精具飯  
祀吾先祭畢焚主俄而 賜死至海東野言曰公臨歿曰吾若  
有二心晴天依舊不然必有異既死晴天忽驟雨白虹橫亘坦  
禪目睹云耳金公鄭公皆 端廟朝相 英廟朝 贈金公諱  
忠翼鄭公諱忠莊飛溪曾有節齋祠又將什州士林復相承州  
宰金侯箕應意堂構之飛溪尹斯文範稷語曰吾墻外畱傳鄭  
忠莊遺墟何不同祀節齋乎忠莊遺墟百餘步乃節齋遺墟祠

矣於是州士皆曰是遂躋忠莊祀於節齋祀未能各建者財力  
之未周也忠莊後孫弘暹博考文獻則菁川世藁曰忠莊卜居  
安城加之谷而先壠在晉州故每來往晉乃置庄公州蓼塘飛  
溪室時時留連逍遙公之孫婦宋氏自安移飛溪至公之玄孫  
永同縣監諱麟德五代孫林川郡守叅壬辰原從勲號茂東諱  
天卿六代孫禮賓寺正諱光前世居之忠莊玄孫壻尹叅議顛  
黃承旨廷詰皆家近地黃承旨詩曰丞相里中承旨宅是也茂  
東後孫移居燕岐即弘暹家飛溪只餘遺墟尹斯文即叅議後  
孫故歷歷傳其地云嗚呼愛其人則愛其屋上烏矧忠臣義士  
之杖屨棲止處乎節齋遺墟已極景仰重以忠莊遺墟在尺地  
殆同孤竹之一壩睢陽之雙廟矣古人詩曰人傑地靈無乃銅  
山磅礴之氣飛溪活潑之源安知不毓節齋之卓落而助忠莊

之死不灰乎

忠定公享祀祝文

正廟丁巳道內播紳章甫公議齊發建院于夢塘遺墟三相并享

元輔孤衷臨危授命二僚齊美一體薦享

忠翼公享祀祝文

豆江績流銅山節揭桑梓留慕盼嚮永世

忠莊公享祀祝文

無負三公不欠一死於焉薦蘋赤舄所履

右性潭先生宋煥箕撰

建院後感詩原韻

蓼花舊社縵儀煌萬古綱常賴益彰百世遺芳牲幣潔三賢同  
享苾芬香貞忠氣像銅山屹正學淵源錦木長陋劣幸參將事  
末不勝今日慕羹墻

右成洛疇稿

晉州訟下事實

起訟自己卯至壬午四年之間文案浩繁難以盡刊略舉其最緊類末以憑後覽焉

呈禮曹單子 忠清道燕岐幼學鄭熙叙公州進士鄭彥輔等

上書于 太宗伯閣下伏以晉州鄭來慶等冒祖之罪可勝誅

哉丙寅焚黃時稱以同宗來參祀事戊寅延 謚之日稱以血

孫劫奪 官教前後十三年之間變幻祖先實是往牒所無之

變也先祖忠莊公前配鄭氏後配邊氏族譜皆以無后載錄則

來慶等雖欲冒托名祖假稱血孫其可成說乎其變幻祖先之

罪渠自為辱而已生等固當置之勿論是矣來慶等凶惡無比

不知日後又作何樣悖舉是遣至於 官教段尤不可不推也

揆以事理忠莊公繼后不在於生前在於身後則元無嫡嗣之

血孫推此可知雖有血孫不過庶孫而况非血孫而冒稱者乎

假令來慶等真是血孫是良置既有繼孫則血孫不得為宗子

自有先廟成憲今此誥命官教之屬當置於嫡孫家分不喻

生等屢年經營受出官教行祀於千里之外而來慶等忽地橫

出公然劫奪尤萬萬駭悖茲以仰訴 叅商教是後生等先祖

前後官教推給之意各別嚴關於本道事 禮曹題內狀辭知

悉是在果官教段當初受出子孫當為傳守是去乙來慶等劫

奪之狀萬萬駭悖自營門分付本官查實處之宜當事已卯七

月二十日到付嶺營營題內帖連背闕是置有亦官教既是鄭

熙叙等所受出者則受出子孫之傳守事理當然是去乙來慶

等之中間橫出劫奪不給不但累及於其矣祖先亦非兩班所

為其在風化萬萬駭悖到關即時推給官教於狀者處後形止

牒報宜當事到付于晉州 報狀內鄭熙叙等以其先祖忠莊

公官教之見奪於本州居鄭重權等事呈禮曹題音及背闕據

使關內尊該帖連背闕是置有亦官教既是鄭熙叙等之所受

出者則受出子孫傳守事理當然是去乙來慶等之劫奪不給

者萬萬駭悖同官教推給于狀者處後形止牒報向事闕是乎

等用良同官教橫奪是去乙重權等叢差捉來曉諭關辭使之

現納其官教則重權所告內官教與受有難自擅勢將會宗相

議然後可以出給云云而定限退去是如可遷就過限後因官

牌始為來現而稱頌做說以謂今若出給則必有得罪於宗族

云一向違拒同官教終無出給之意者萬萬痛駭乙仍于同重

權着枷嚴囚牒報為去乎道以叅商處分事 營題內此是禮

曹別關分付者拒逆不給萬萬無據各別嚴刑以懲頑悍不知

法理之習宜當事 己卯十一月日幼學鄭重權年三十二白

等夫身忠莊公官教頑拒營關不為出給於鄭彥輔之意報巡

營回送內此是禮曹別關分付者拒逆不給極為無據各別嚴刑以懲頑悍不知法理之習亦教是置依回送各別嚴刑教事

已卯十二月日報狀內前關到付禮曹背關據其關內乙用良

本州居重權等違拒稱頃不給官教之意報使照送內此是禮曹別關分付者拒逆不給極為無據各別嚴刑以懲頑悍不知

法理之習宜當事照送是乎所用良同罪人重權依照送嚴刑

一次為有去果一向抵死為限終無出給之意是乎等以仍囚

牒報為去乎夏加嚴刑依禮曹關文期於推給何如為乎乙喻

道以叅商處分事 營題內更加嚴刑依禮曹關辭推給宜當

事 庚辰正月日罪人鄭重權年三十三白等矣身忠莊公官

教不給之意報使回送內更加嚴刑依禮曹關期於推給教是

回送內各別嚴刑教事 庚辰正月日報狀內本州囚推罪

人重權拒逆營關不為出給官教之意刑推報使回送內更加

嚴刑依禮曹關辭期於推給宜當事回送是乎等用良同罪人

重權依回送當日加刑一次為是在果渠以妖惡之人忍杖抵

賴角勝禮曹關辭終無出給官教之意究其情狀萬萬絕痛夏

加各別嚴刑期於推給何如事 營題內更加各別嚴刑事

庚辰二月日鄭來慶年四十五白等今此忠莊公官教事良中

公州進士鄭彥輔等呈禮曹狀中及營門關辭中皆以矣身名

指斥書之是乎等矣身以無妹獨身且抱宿病故不欲干涉於

詞訟間事前後行查時一無叅涉應下之事而宗孫重權挺身

獨當蓋此官教有無似不關係於子孫真偽故矣身則自初至

今元無一毫拒逆堅執之意而依營關及本官分付欲為出給

是白乎矣同官教方在於宗孫重權之家而惟彼重權意同諸



宗終不悔悟惟以抵死為限連受刑訊終無變易之意宗中四  
 五人所執亦如重權則其身以七寸之親難獨為出給之論而  
 諸人皆不聽從相考處置教事 庚辰五月日報狀內本州囚  
 推罪人鄭重權加刑報使回送內更加各別嚴刑是置有亦同  
 罪人重權段以宿病方在苦劇中姑不得加刑是在果其美同  
 生弟重華白活內以為美兄重權兩次受刑又添重病今若加  
 刑則必死獄中到此地頭官教雖重豈有至死不出之理乎美  
 身兄弟則欲為出給以保軀命是乎美宗族中來元來曾恒周  
 等或為裁書或為送言於美兄曰若難忍杖出給官教則決非  
 為先之道雖至殺身之境切勿出給云云故果為牽碍於諸宗  
 之遮阻不得任意出給是如為卧乎所果如所告則來元輩之  
 脅勒重權不為出給者尤萬萬可痛乙仍于同來元等捉來查

問則來慶所告內段以為其身與重權七寸之親而本以抱病  
 之人不欲干涉於訟場間事分不喻官教有無似不關於子孫  
 真偽故其身則自初至今本無堅執之意而依分付欲為出給  
 是美但其官教在於門宗重權之家而其他諸宗皆不許出給  
 故其身雖獨為出給之論而有難擅斷無可奈何是如為乎於  
 來元來曾等段以為今若一失官教則將不為忠莊公子孫雖  
 次芽就死斷無出給之意是如納告為卧乎所上項鄭來慶既  
 以出給之意勸喻諸族重權亦以為宗孫有此現納之意是乎  
 美今此來元等段不知事理若是遮阻肆然以至死不出等語  
 脅勒重權者極為無據是乎等以同來元來曾等為先者柳嚴  
 囚牒報為去乎道以叅商事 營題內來元來曾恒周等乃欲  
 力拒禮曹關辭必勝營邑關文者萬萬痛駭各別嚴刑期於推

出宜當事 辛巳二月日罪人鄭來元年二十八來曾年三十  
 八恒周年四十四白等矣徒等脅勒重權使不得出給官教之  
 罪報巡營回送內來元等乃欲力拒禮曹闕辭必勝營邑分付  
 者尤極痛駭各別嚴刑期於推出亦教是置官教出給有何重  
 大而脅勒重權角勝營邑分付終不現納究其所為萬萬絕痛  
 依營題各別嚴刑事 辛巳三月日報狀內鄭來元來曾恒周  
 重權等不出官教之罪報使回送內來元等乃欲力拒禮曹闕  
 辭又勝營邑分付者萬萬痛駭各別嚴刑期於推出宜當回送  
 是乎等以 同罪人來元等依回送各別嚴刑一次後現納官教  
 之意嚴飭分付為乎矣渠等俱以妖惡之徒抵死頑拒以為出  
 給官教則渠等永不為忠莊公子孫是如終始堅執為乎於重  
 權段暗自誘囑鄭德海捧錢五十兩以寺奴之至賤偽稱忠莊

公子孫換父易祖幻弄世系賣食祖先究其情狀尤萬萬痛惡  
 併以更加各別嚴刑期於推出何如為乎乙喻道以叅商處分  
 事 營題內雖以鄭德海事觀之重權等賣祖行惡萬萬痛惡  
 真是忠莊公子孫則官教有無有何關係而忍杖灰拒之狀實  
 非常情所及不可不推出乃已更加各別嚴刑斯速督出宜當  
 向事 辛巳七月日報狀內節到付掌隸院 達下移牒據使  
 關內節該本州居禁衛軍鄭德海上言中所錄鄭後昌及寺婢  
 惡只婢水永介等果是忠莊公子孫是喻公賤頃下事體甚重  
 鄭氏世系及帳籍詳細查閱牒報亦為有等以德海處其矣世  
 系先為查問則所告內矣身世系段忠莊公之子遵遵之子  
 守和守子義學義學之子璉是如為去乙以此世系  
 憑準查閱於本州上久遠帳籍則所謂德海之先祖璉以上元

無載錄之處是遣只有璉以下億只等子孫而同璉及億只自

萬曆以來寺奴載錄帳籍其後子孫亦皆以寺奴入籍為有如

乎德海之先祖璉若是忠莊公會孫則忠莊公會孫豈為寺奴

乎揆以事理萬不近理故以此疑端發問目取招於德海處則

招內以為美身本非忠莊公子孫而世代寺奴子孫應役為有

如乎夫身去年春鄭重權忽然來到言于夫身曰汝輩俱是賤役之

漢欲免賤役則付托於忠莊公子孫可免其寺奴與軍役是如

索錢五十兩後書給其世系是白去乙果為給錢於重權是白

遣仍書於草譜世系中圖免賤役誣呈上言致有行查之舉

是白乎所矣身本以迷劣常漢誤聽重權之誘囑以忠莊公子

孫樣換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萬分無惜是如箇箇自服納

招故德海等一支段仍置本役為有如果舉此一節重權誘引

迷劣常漢索捧錢賂同與德海幻弄冒祖之狀節節綻露是乎

等以枚舉其招辭敢比查報為有在果上項鄭重權既在忠莊

公子孫冒錄疑信之間尚為未決之訟是去乙又為捧賂於常

漢為此換父易祖之舉者誠極痛駭是乎等以緣由牒報為卧

乎所事題送內改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不可置而不問

鄭德海等刑推一次遲晚取招牒報以為照律之地為赫重權

所為綻露至此尤為無狀來元等亦為各別嚴刑事為牒報事

節本州囚禁衛軍鄭德海欲免賤役之計稱以忠莊公子孫換

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查報使回送內乙用良推考次辛巳

十月日罪人鄭德海年四十四白等美身換父易祖誣罔上

言之罪查報營門為有如乎回送內改父易祖誣罔上言不

可置而不問鄭德海刑推一次遲晚取招牒報亦教是置美身

以寺奴子孫圖免賤役偽稱忠莊公子孫誣罔上言之罪依回送遲晚納招亦嚴刑究問教事夏推白等美身本非忠莊公子

孫而乃以寺奴之孫世代應役為白如乎去年春間鄭重權來

到於美身所居村言于美身及美身一族鄭希昌希弼等處曰

汝輩俱是同姓付托於忠莊公子孫則可免其寺奴及軍役是

如多般誘囑書給其世系而賂錢五十兩備給亦為有去乙矣

身及希昌希弼等皆以迷劣常漢不知法理只信重權之利誘

果為給錢五十兩是白遣始以忠莊公子孫樣仍為冒錄於草

譜世系中而圖免賤役之計有此誣呈上言之舉是白乎所矣

徒等同與重權幻弄世系換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萬死無惜

問目內辭緣遲晚納招為有在果相考處置教事云云招辭是

置有亦上項罪人鄭德海換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依回送嚴

刑一次後遲晚取招牒報為有在果道以叅商事營題內加

刑一次因囚以待照律事辛巳十二月日罪人鄭德海年四

十四白等美身欲免賤役與重權同稱忠莊公子孫換父易祖

誣罔上言之罪刑推報使回送內加刑一次因囚以待照律亦

教是置依回送嚴刑報使壬午正月日報狀內本州囚罪人

鄭德海欲免賤役之計與重權符同謀議稱以忠莊公子孫換

父易祖誣罔上言之罪刑推報使回送內加刑一次因囚以待

照律亦是乎等用良同鄭德海當日依回送刑推一次仍囚後

緣由牒報事化民進士鄭彥輔等右謹言民等以先祖官教

推出事受關文來留晉州者已過四年是如乎初非若是遲延

之事而以重權等妖惡無嚴之致已至于今世豈有以民抗拒

官家者乎此亦前古未聞之事此輩冒祖奸狀頃因宜寧地拔

墓碑一欸兼城主既已洞燭今不煩瀆是乎乃重權輩四五人

累次刑訊之下終始違拒忍杖不服是如可俾仍其矣族人誣

罔上言人禁衛軍德海之查事自官沂考久遠帳籍則皆以寺

奴世世載錄而德海及重權之招俱以同九代子孫是如為有

等以論報營門以至德海照律之境是乎則渠輩亦安敢逃其

寺奴之名而且渠之冒祖忠莊公已出子遵之父仁德世系又

發於今日則渠當無辭出給官教是去乙其矣族人鄭來碩又

肆然誣呈禮曹受即速放送之關唐突到付于巡相到漕倉之

時是如可巡相惡其輩粧撲冒祖之迹而暗斥本官誣訴該曹

之意即地杖舉論報該曹曰德海前後奸狀並為綻露則重權

輩換父易祖之狀極為痛惡故嚴治亂倫之罪以懲拒官之習

云云是如乎報曹辭意如是至峻書目題辭又如是嚴刑督推

則城主之奉行實為無暇是乎於况且巡相到州時捉入重權

之弟重華嚴問施刑則不滿十杖箇箇自服以納官教之意捧

俦音是乎則民等之推出官教專在於城主一威令之下而已

渠等今雖欲更為忍杖無以變辭巡營既已親捧其俦音是乎

則城主之各別嚴刑必推以報宜在事體之當然又嚴加刑訊

即為推給官教幸甚 壬午二月日宜寧兼官題內營題至嚴

禮曹初闕亦以推給官教辭旨嚴截分不喻帳籍公賤明白是

遣自中招辭內誣罔綻露則今無可論當者者枷嚴囚依禮關

營題同官教即為出給更報營門以治亂倫之罪事 忠清道

公州進士鄭彥輔等右謹言生等以先祖官教推尋事受關文

來待晉州者已過四年事係為先下誣則何敢言留滯之苦而

初非若是遷延之事是如乎至今遷就客蹤久困豈不萬萬切

迫者哉大槩重權來慶鍾得嶺南凶厲之氣力拒禮曹關欲勝  
 營關不畏官令終始違拒抵死為限是如可偶因德海之查重  
 權等冒祖奸狀節節綻露則渠當無辭出給官教是去乙頑不  
 服罪轉相推托者可謂非凶則愚也渠之冒稱忠莊公已出子  
 遵者今日始得其父仁德之名則仁德父子之倫得正於今日  
 矣然妖惡巧慝之重權肆然使其祖遵冒稱他人之子則遵也  
 可謂無父之人以其父仁德反以非遵也之父則仁德亦可謂  
 無子之人也其為子孫云爾者換易先祖遽作無父無子之人  
 遂使窮天地亘萬世之倫欲為殄滅而乖亂之渠輩彝倫上亂  
 賊之罪固無可論而世豈無劉元城覲破曹瞞奸偽者耶渠之  
 叛祖世系已蔽於今日則生等先祖官教在渠萬萬不當分不  
 喻留置官教於不當之重權家者實是無限污辱也冒祖叛祖

之輩不可以例刑治之此則惟在巡相閣下處分是遣官教段  
 亦不容一刻留付是乎等以茲敢先呈晉州官立旨及翰周等  
 世系一張趙漁溪詩句謄本並以帖連仰祈於旬宣之下上項  
 來慶重權及來元恒周來曾翰周東楫等各別嚴刑照律以正  
 亂倫之罪是遣生等先祖前後官教即日推給俾無客地久滯  
 之地千萬惶悚無任祈懇之至行下為只為 壬午三月日題  
 辭內今方嚴囚推刑期於究覈後當有處分姑俟宜當事  
 忠清道燕岐幼學鄭熙敘公州進士鄭彥輔等右謹言生等以  
 官教推尋事受出禮曹關文到付嶺營而因受營門嚴闕來留  
 晉州而前後事實略舉於呈曹原狀雖不煩陳一經親監可以  
 細察其大槩來慶等以渠之先祖遵冒稱忠莊公血孫是乎所  
 密探渠之世系則遵乃是仁德之子而夏生之祖也聞有仁德

之碑在於本縣新友村左麓而斑斑可考云故生等自嶺營行  
 到新友店而訪問則皆鄭村與來慶同黨者也生等恐露蹤迹  
 不敢直問之際忽遇本村一人設詭詰問則答曰仁德夏生兩  
 塚在此村左麓有碑云而歷歷指點是去乙生等心甚悅然欲  
 以此人為證左因為通姓名則乃李遇春也又問其兩班來歷  
 則故將仕郎司道寺奉事應明五代孫也生等仍即往見其指  
 點處則果有上下兩大塚而左右石人存焉是遭墓前碑碣則  
 拔去而臺石宛在石口空虛塵土未乾顯有新拔之痕十日難  
 掩大凡立碑乃所以傳後則拔去碑石誠是理外此豈非來慶  
 輩欲泯鄭遵父仁德之蹟耶不然則將謂何人之事也人家墓  
 碑在他人便同虛舟碑自無心而立誰為用意而拔也來慶凶  
 詐不過以為此碑若存則叛祖冒祖之跡必將綻露故為此拔

碑沒痕之舉也渠之祖碑渠手賊害嶺人凶狡至此極矣伏願  
 叅商以懲冒祖之罪幸甚 題內世降俗末冒族誣祖比比有  
 之今此拔碑之變乃出於嶺南詩禮之域聞甚驚駭當詳查後  
 嚴處事

與鄭淳酬酢說話

往尋鄭淳家踵其門而問主人在否則出去洞內云故使其子  
 往告其父而邀來同坐於隣漢之舍淳也入來之時觀其氣色  
 則公然戰慄已極恠訝而初見例談後淳也先問曰何故訪我  
 乎余答曰聞所聞而來也余問淳曰自何年居此洞乎答曰自  
 晉州移居于此者九代也余仍設詭而問其世系則又公然戰  
 慄良久不對徐問於余曰君乃晉州鄭氏乎答曰然矣又問於  
 淳曰此洞左麓上下大塚有石物者是君家山所乎答曰果是

忠莊公事蹟 二十六  
吾家七代八代山也余又問曰君之八代祖諱字云何曰夏生七代祖諱字云何曰允昌余曰夏生之父仲守也夏生之祖遵也以此推之君亦遵之子孫也何獨不預於來慶之黨乎答曰吾奉吾祖可也豈忍祖他祖乎其言直是晉鄭中一人而已豈可違對余又曰拔去墓碑是何事也答曰不知某人之拔去而碑前後面字數甚多上記祖先下錄子孫而今無可考絕痛絕痛余曰此豈非來慶輩欲為叛祖冒祖詐而潛拔此碑以掩先跡耶答曰既非執捉則豈可指以為來慶等所為茅此訟起後此碑見拔今已三年矣余又問曰君何見我之初公然戰慄乎答曰自有來慶此訟以後此洞布蒲之鄭雖為吾同宗十七八寸而皆投入於來慶之黨而前後收錢時或出三十兩或出四十兩乃見今日免軍役之效吾則獨不入其中又不一分錢

衆怒羣憾叢聚一身余以三代獨子子影孤立此洞豈不可畏耶卽今身世如坐劒頭此際聞君向日看山之行極涉殊常其時吾意已疑上道之鄭欲探來慶先系而來也訪我之際說亦難不說亦難公然戰慄者蓋以此也吾方畏禍之際君之訪我有煩瞻視甚害於吾矣如是者至再至三故卽藪歸矣 晉州鎮營將兼討捕使為牒報事卽刻到付使闕內本州囚鄭重權處忠莊公官教推出事及拔碑究覈之意頃日巡到時有所分付是如乎卽接本州兼任所報則來元重權輩互相推誘尚不出給是如為尉乎所營門之於鎮營事面如何而么麼非難之事不卽舉行揆以道理極為未安同官教推出上使為於碑痕期於究覈為乎矣若或遲延則兵房軍官拿致嚴棍斷不饒貸各別惕念舉行事關有置有亦鄭重權等本非本鎮囚推罪人



而承此嚴關奉讀未已殊不覺惶悚之萬萬是在果重權輩閱  
 月滯囚累次刑訊而至死為限牢拒不給者則自外誘脅萬無  
 推出之道是乎於本鎮非刑訊衙門則士子為名者輕先用棍  
 悉涉如何是乎矣今到關辭若是嚴截乙仍于同罪人鄭重權來  
 元來曾恒周等使之併捉入為乎於重權之同生重華亦為  
 推捉曉諭開陳禍福或從容教喻或施威嚴問則招內祖  
 先官教為其子孫者孰不欲堅守傳家而若有一分出給之意  
 則營門前後嚴關之下本州累次刑訊之際何必忍杖牢拒抵  
 死不給乎雖次第就死萬無出給之意而今此營門之移送鎮  
 營者必令嚴加酷刑期於督出後已分不喻官教推送不關於  
 討捕衙門而以不關之事若當鎮校之推論則矣等必難免不  
 忍之刑到此地頭何敢一向堅執不給乎然而復官謚號兩官

教中復官官教段依分付現納為乎矣至於謚號官教段一門  
 諸族踵斃杖下不欲一體現納是如同聲納招乙仍于不得已只  
 推復官教以為監封使本州吏準授上使為乎於拔碑事段別  
 遣伶俐將校詳細摘奸是乎則果有臺石石口空虛塵土未乾  
 新拔之痕丁寧無疑是在果同罪人鄭重權來元來曾恒周等  
 因囚本州獄以俟處分緣由牒報事營題回送內營門巡到時  
 躬親分付則不即舉行而乃曰本非鎮囚推罪人又曰本鎮非  
 刑訊衙門云者全無事體極為駭然分除良如此至易之事亦  
 不欲舉行尤不勝寒心所當推論兵房軍官是矣官教一張既  
 已推出是遣拔碑的痕又既究覈今姑安恕此後段不必如是  
 舉行事 公州進士鄭彥輔等右謹言生等先祖忠莊公官教  
 推出事及鄭遵墓拔碑痕究覈事已悉陳於向日珥城站白活

時不必更煩是乎乃今者營門之發闕晉州者奉行曹關之意也鎮營之推出官教摘奸碑痕者亦奉行營關之意也而鎮營只推復官教一張至於謚號官教則誤信重權輩之誣招只以諸族之踵斃杖下等語如是防報者恐非事面之穩當是遣至於拔碑事既為覈出其新拔之痕又掘探其暗埋之處則重權輩之冒祖奸狀節節明白矣然則一張官教之留置於凶獰無倫之家者非但貽辱於祖先其在生等之羞憤尤當何如哉不避煩猥茲敢仰祈伏乞更加叅商同官教盡推以給是遣碑面中遵之本父仁德之名顯出則重權輩自歸於亂倫之罪依德海已行之例依律遠竄以懲奸習千萬無任祈懇之至營題內當初因曹關推出官教事行關分付於晉州牧則重權等拒逆不給極為無據故累次嚴刑而推官教一張汝矣等處是如乎

嶺外人心强悍至有決死生以守之意今若必欲盡推將又大段施刑姑當安恕以俟畢竟歸一為旅拔碑事段既又覈得其真賊則重權輩亂倫之罪難免重律以此知悉事

慶尚監營回報禮曹關文

忠清道燕岐居鄭熙叙等以忠莊公官教推出事呈貴曹題內今此官教當初受出子孫當為傳守是去乙來慶等劫奪之狀萬萬駭悖自營門分付本官查實處之為有等以發闕晉州牧使之嚴查推給則其中鄭重權終始牢拒無意出給是如有所報來是乎所忠莊公官教段既是鄭熙叙等之受出者則熙叙等之必欲推出傳守事理當然而重權乃敢拒逆貴曹關辭必勝營邑分付終不出者尤極無據故更令該邑嚴刑推出是在且重權行事尤有可痛可惡者本州居鄭德海等本非忠莊

公子孫而自是寺奴之類是去乙重權誘囑德海捧賂五十兩  
 出給世系圖頃公賤乃敢上言行會而自本營行查之下前後  
 奸狀并為綻露是乎所渠等稱為忠莊公子孫而忍使公賤之  
 類換父易祖許為同派者絕非人類之所可為者是遣又暗拔  
 渠祖墓碑欲掩其冒祖之跡是如可畢竟現發於行查之下則  
 以此以彼情狀萬萬痛惡故同德海重權等一併嚴治其亂倫  
 之罪依律定配為乎於杖舉事實茲以論移為去乎相考施行  
 事

晉州訟下事實終

長興人鄭奎煥誌石

此是磁器誌石  
鄭奎煥偽造者

公諱遠字器之晉州之鄭○自麗朝菁川君諱乙輔即公之五  
 代祖妣順興安氏諱天德公之高祖妣安東金氏左贊成諱臣  
 重公之曾祖妣晉州河氏翰林乙淑女大提學諱以吾公之祖  
 妣安東權氏上王朝右議政諱萃公之考妣河東鄭氏縣監  
 興仁女相公麟趾妹公生於世宗七年乙巳六月初二日卯  
 時三日後文定公舉視大賞之錫名曰遠字曰器之且謂右相  
 公曰十餘年後吾家國家同厄而賴比孫而不墜勿以常兒視  
 之十五歲娶成氏勝之女遽爾叩盆及文宗昇遐請右相○  
 官○右相公書示以死生以之四字公仍以佯狂○奴○  
 ○狂奴子○南走不知去向景泰四年癸酉右相公方在謫  
 所受藥之日公突入○○相公徐曰狂奴狂何以擾我須去

須去從容而逝公仍隱遯長興而仍以先露○。焉匿名於佯  
狂之日○○於出○之○不知公者以為公真狂知公者以為  
公憂愛也邑人進士白繪清貫世○竊○○○迎以為婚連生  
三子二女長變韶娶○京馬氏侑之女次致韶娶昌寧曹氏業  
之女三之韶二女○○○噫○○○經綸遽爾易簣即○○  
○年二月○○○日依外祖白公之遺言而葬於白公墓下壬丙  
之原即車洞也臨終之日以○○晦跡遺戒三子矣

弘治九年丙辰正月二十五日不肖子變韶泣血謹誌

鄭奎煥偽誌辨考此誌文則明白違端不但十六條又見渠所答余下則觸處窘迫無非杜撰若變韶真

為此誌則豈有如是差錯之理乎此必懲於晉鄭拔碑之事而生此一層奸詐者明矣人孰不覽此而覺悟也哉

端宗朝右相鄭公諱汝墳山在於晉州地後夫人邊氏附焉忠  
莊公以四代嫡長無嗣故邊夫人受臨命時顧托以從侄前正

郎諱之產為後至今十世相承者也往在戊寅年間晉州人鄭  
重權等忽然突出以其祖遵冒稱公已出子故四年相訟至于  
壬午該道伯黃仁儉查得遵之本父仁德之名於古碑印文嚴  
刑遠配決正其罪矣越三年乙酉長興人鄭奎煥等又復繼起  
自稱掘得誌石於先山剞出渠祖遠之名字又冒稱公已出子  
誇示偽誌眩惑人聽遐鄉奸習何若是愈往愈滋至凶極巧耶  
細考其誌則文不成理語不近似隨其違端逐節下破如左  
一忠莊公前夫人河東鄭氏與仁女後夫人原州邊氏尚同女  
而所謂遠果是忠莊公前配鄭氏所生則河東鄭譜以無育  
懸註何也其違端一也

一所謂遠之子變韶誌其父墓也只書其前祖母鄭氏不書繼  
祖母邊氏變韶若是真子孫則豈不知忠莊公臨命時相訣

托後與之同塋之繼夫人而不書耶且於前祖母鄭氏之下以麟趾妹三字書之書其父與祖則可也書其祖母之甥者亦誌文之體耶其違端二也

一其誌云遠十五歲娶成氏勝之女成揔管勝卽梅竹堂三問之父也昌寧成譜成揔管有四子而無女至梅竹堂女婿朴臨卿及孫壻柳輯無后者率皆載錄而獨無遠之名字何也其違端三也

一其誌中忠莊公會祖府事公名下書配位以安東金氏忠莊公考文定公名下書配位以安東權氏而兩代配位則本宗譜牒自前無傳故憑據其誌考見金權兩譜則亦不載錄此不過列書配位之際近代配位難於闕漏故初出湊合者也若變韶真為是誌則其遠代高祖妣河氏父名則書之而其

近代先露之祖妣父名獨不書之耶其違端四也

一其誌曰遠後娶白公繪女云而考見氏族源流則白繪只有一子孝參而無女所謂遠之後娶亦無所據其違端五也

一其誌曰遠之子變韶娶松京馬氏侑之女云而馬氏姓貫只是木川也元無松京姓貫者而亦考馬譜則初無侑之名字其違端六也

一其誌曰變韶之弟致韶娶昌寧曹氏業之女云而曹氏之譜不但無致韶元無業之一字其違端七也

一其誌中七姓遍考刊行七譜則無一見存若或有或無些少違錯容或無怪而七姓都歸虛無其違端八也

一其誌中外邊沒緊職啣及麟趾妹三字率皆詳錄而至於忠莊公曾祖諱天德在麗朝官至府事而不書職名何也其違

端九也

一忠莊公祖父諱臣重卽前朝官至贊成事也所謂其誌中書以左贊成左贊成卽我 太宗十四年始有是職也生於前朝歿於前朝之人直書以我 朝職名其果成說乎其違端十也

一忠莊公 賜死律名乃處絞而昭載於 魯陵誌矣所謂遠突入於忠莊公臨命時則目之所覩也今者誌石中書以受藥所謂其父遠旣是目睹者則其子變韶之誤書者何也箇箇殊常節節綻露其違端十一也

一考其誌文則忠莊公臨命時遠突入則公曰狂奴狂奴何以擾我須去之云遠只是忠莊公之子而臨命時突入則似有一分天彝也父雖麾去何忍見父死而愬然捨去乎邊夫人之收屍於樂安斂葬於晉州也渠若潛來顧護則墳墓之所豈不省識而傳後又何誌文中無一字記跡乎此不但萬萬人理之外也况於臨命時宜有金吾郎監刑官地方官羅吏邑吏衆目所睹渠何敢逃匿而世孰不傳說也最此一欸片言斷案其違端十二也

一所謂遠生於 世宗乙巳出走於 端宗癸酉云計其年乃二十九歲也忠莊公三十歲長子成梅竹幾年妹婚鄭麟趾之甥初豈敢逃避乎世孰不知也且旣云不知去向則於南於北何可指的而必以謂南走者下以應隱遯長興之意也凡被禍而保生存嗣者古或有之而若山中趙氏孤得全者是乃襁褓兒故耳所謂遠佯狂隱遯者其果成說乎其違端十三也

世祖遺教 睿宗曰予當屯汝當泰若局吾跡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志也自此被罪諸臣之有後者皆免追律而便入放釋中是以朴醉琴之遺孤出現於 成廟三年至家錫名 賜復之 恩且寧陽尉鄭棕之子眉壽即通宦路則忠莊公子孫亦一併通仕連續官冕者勢所必然矣蓋寧陽尉復官在於 肅廟朝忠莊公復官在於 先王朝丙寅而至於忠莊公之受後 命則不過謫所 賜歿而已與六臣及皇甫金兩相之律差異矣所謂遠若是血子則有何畏憚終不出現於弛禁之後耶此遠端十四也

一古者只有碑而無誌或有壙中所埋者則不過數行石刻而已至於磁器誌石之出實不過六七十年今考所謂埋誌之年則乃是燕山朝丙辰年也距今殆過二百年之久則磁器誌石胡爲乎成於其時也且磁器之誌例以石間朱圓圓青書之雖經千百載或破碎而有缺字則可也萬無一字漫漶之理而今考其誌則懸註以一二字刊四五字刊者合計為五十餘字二片誌石中漫漶之多者初豈可埋之而至於母之姓字刊而不下者亦何忍埋之以圖傳後耶其遠端十五也

一考出京兆府帳籍則奎煥之五代祖名世帳籍內名世曾祖變韶書以將仕郎 靖陵叅奉謹考 璿源譜略則 禧陵之移奉 靖陵在 明宗十七年壬戌則自 世宗乙巳至 明宗壬戌而計之乃一百三十有九歲矣其誌所謂遠生於 世宗七年乙巳云若使遠三十歲生變韶則 明宗壬戌變韶之年當爲一百九歲矣四十歲生之則當爲九十九

歲矣况其誌中變韶乃是遠之長子則靖陵之號初出之年雖卽除陵官其年尙可爲百餘歲矣世豈有百歲除寢郎者乎較其年歲參觀誌文則所謂遠者分明無中初出之人也其違端十六也

一考其誌文斷口違端十六條外別有明白考證者矣大抵晉州之鄭長興之鄭前後接踵換面迭出者果有苗脉焉年前湖西之鄭省墓而焚黃也晉州人鄭重權等自稱同宗同來拜墓而渠輩以晉州十世世居之人不知忠莊公墳山在其處者雖甚可疑然未覺其潛懷凶計假借待之則渠輩又茫昧鄭氏世系懇乞錄示故果以菁川君以下至忠莊公世系官爵及妣位姓貫終爾書給之際或書或不書間多有闕漏處矣今觀誌文則一與書給晉州之鄭者無一字差錯而移

謄之寧不異哉且菁川君以下至於忠莊公則錄以世系者無一字刊其下沒緊要處至有五十一字之刊而况復母之姓字亦入於刊字之中尤豈不異哉且晉州之鄭初以渠祖遵爲忠莊公血子今者長興之鄭又以渠祖遠爲忠莊公血子遵字遠字字樣頗同有若兄弟者然蓋晉州之鄭其類式繁一自落訟見敗之後快快懷毒必欲報怨云云今於長興之鄭繼起大覺其所由來也比如古者同安縣人潛自偷葬刻碑埋土以作古碑樣然後出豎其碑自稱舊葬以欺朱文公而近者宜寧安姓人冒稱貞敏公安塘之孫封一古塚指以爲貞敏公之墓立短碣建齋室及至本孫修譜之日宜寧人冒祖之跡綻露一何凶巧輩虛僞今古與同耶天可欺乎天亦不畏乎



所謂誌文之偽實有明證奎煥輩與馬哥爭訟嫡庶者非他人  
所可知而長興馬哥舊譜庶子純之名下書以女婿鄭變韶則  
明是馬哥妾婿而奎煥欲脫庶字作此誌文潛埋邀請地主監  
掘其山得出此誌若得數尺古碑則可也得此磁器誌石者豈  
不殊常乎渠何知必有誌石而敢要地主掘破其先墓乎且其  
誌云變韶之妻乃是松京馬氏侑之女云馬氏姓貫只是木川  
長興而已本無松京姓貫而又考木川馬譜則元無侑字本來  
馬哥居于松京而盛黨故做出侑字之際不知馬姓以木川為  
貫而書以松京者明是臆料也此非做出而何其所假托忠莊  
公之血孫者與向者晉州之鄭落訟見敗者符同益復明白其  
為詐也一則欲免馬哥之庶出也一則符同晉鄭欲為假托名  
相之後也偽造之跡昭然若觀火矣寧不巧且凶哉若知此委

折人孰不燭破也

此段長晉兩鄭相連之說的得渠輩鬼蜮  
情狀脈絡蹊程如目所親故奎煥雖借詞

一聘才逐条強答而此条則不敢出  
辭闕而不論伴若不知者然矣

鄭奎煥自答条下

一彼所謂一条中忠莊公前夫人河東鄭氏而河東鄭譜以無  
后懸之云盖生等九代祖於 端宗踐祚之時伴狂南走  
舉世不知忠莊公之有子本宗與他家譜牒皆書以無後則  
河東鄭譜懸以無后者何足恠哉且鄭相麟趾以生等九代  
祖內舅秉軸多年則生等九代祖之逃身保命安知非鄭相  
掩諱之力而其譜之闕漏亦安知不出於有意故諱之地也  
耶

一彼所謂第第二条中忠莊公後娶原州邊氏而誌文中不書邊  
氏抑何意也云盖忠莊公前配河東鄭氏而生等九代祖

之所生母則書之不書繼妣者想是詳於所自出之致而古人於撰次碑誌之際亦多有闕其代者蓋誌文異於譜牒則或詳或略庸何妨乎

一彼所謂茅三条中生等九代祖十五歲娶成氏勝之女而昌寧成譜成摠管有四男無女何以有婿云云蓋成與鄭均是夙節之家而肝膽相照吉凶與共則忠莊公血子狂奔晦跡之意成氏亦必認得何爲顯書其女婿以證忠莊公之有子乎誌石幽文也宜其書成配而譜牒顯文也宜不書其女婿也聯查之誼共患之道鄭家所諱成家亦必諱之沒而不書無足恠矣

一彼所謂茅四条中忠莊公會祖妣位書以安東金氏妣位書以安東權氏而金權兩家譜并無之云云蓋人家譜牒多成於久遠之後故真家後孫之所不知者因外裔之久遠文跡而始爲詳知者固多有之而况此金氏權氏兩妣位則於小生九代祖一爲祖妣一爲高祖妣其必有父傳子傳詳知實錄者復何疑乎且先代祖妣之姓貫因此誌而得知則苟爲子孫者欣幸莫大而噫彼燕鄭是何別人心腸反以此爲疑乎

一彼所謂茅五条中生等九代祖娶白公繪女而考見氏族源流則白公只有一子而無女遽疑生等九代祖後娶之亦無所據卽此一段可以卜燕鄭考閱諸譜之多誤也氏族源流中所載白繪卽休菴仁傑之高祖也生等九代祖後娶白繪卽王峯光勳之曾祖姓名雖同既是各人則復何疑乎蓋生等累代居長興與王峰後孫至于今通家而世講戚誼且白

公墓下卽生等九代祖墓也同山同鄉寧有不知之理乎白公繪有四子一女男曰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女卽生等九代祖妣也今以名姓之相似遽疑其無女者有婿誠亦可笑以此推之彼所謂遍閱六姓譜者其亦虛妄之甚矣

一彼所謂第<sub>六</sub>條中誌文所載生等八代祖娶松京馬氏侑之女遽疑馬無松京之貫而皆貫木川馬譜無侑名云<sub>二</sub>蓋生等所得誌文中京字上一字磨滅故生等未詳其松京與否而生等之與長興馬哥積年相訟者固以此馬氏之故而猶未<sub>下</sub>決則彼何所見遽歸之於松京耶况侑字字樣依微旣不能<sub>下</sub>則馬譜之侑字有無今非可論假令馬氏姓貫有木川而無松京是乃<sub>三</sub>等八代祖妣姓貫顧何關於生等九代祖之爲忠莊公血子與否耶

一彼所謂第<sub>七</sub>條中生等八代祖之弟致韶娶昌寧曹氏業之女而曹譜無業名云<sub>二</sub>曹譜中業名有無生等雖未詳知而伊時韜晦之蹤勢不得結婚於閥閱則闕漏於曹譜不是異事何與於鄭氏之爲忠莊公子孫與否也

一彼所謂第<sub>八</sub>條中誌中所錄六姓遍考六姓譜無一見存云<sub>二</sub>若如彼言僞造此誌忠莊公以上配位容或不知而差錯忠莊公以下配位寧有不知而誤錄耶此必考之未詳也

一彼所謂第<sub>九</sub>條中忠莊公會祖諱天德在麗朝官至府事而誌中不書職名云<sub>二</sub>蓋誌文中略記世系則不書高祖之職名者其或非顯職而不書耶抑或不知而不書耶都不過疎漏之致何關於誌石之真僞乎

一彼所謂第<sub>十</sub>條中忠莊公祖父生於麗朝歿於麗朝而官至

贊成事至於左右贊成則乃我朝官名誌中書以左贊成其果成說乎云云蓋生等先代作誌之時以其逃竄之蹤只憑家內口耳之傳聞錄出官爵則一字差誤亦何怪乎

一彼所謂第十一條中忠莊公賜歿律名乃處絞而誌文書以受藥何也魯陵誌其果掩乎云云蓋受藥二字實是生等八代祖之以九代祖口傳而記之也寧有誤錄之理乎

一彼所謂第十二條中忠莊公臨命時生等九代祖突入若有一分天彝父雖麾去何忍見父死而不爲收屍愬然退去云云蓋生等九代祖狂走者出於存祀之計也臨命時突入者出於崩迫之情也若不承其麾去之意則身在其出廸之本心乎若但以歿於公爲可則三仁之或歿或囚或去之固不同而夫子何以並稱以三仁耶至若僧坦禪之目覩生等九

代祖突入之狀而不爲口傳云者尤不成說當初突入之時只曰狂奴則傍觀之知其爲子有未可必藉令知之坦禪於忠莊公旣是方外親切之人則必有程杵護趙武之意寧可口傳而使人知之耶

一彼所謂第十三條中生等九代祖以忠莊公之子成三問之妹夫鄭麟趾之甥佯狂逃命其跡甚恠則野史家乘不少槩見何哉况大臣之二十九歲壯子平時逃亡世豈不知耶云云噫當初逃去旣在事變未出之前則人必以爲真狂雖是大臣之壯子一狂人之逃走何關於世道而必記於野史乎試以皇明朝黃子澄方孝儒事證之史記不書黃方有後然而黃之子變姓爲田氏方之子變爲葉氏蔽名晦跡者累世而後始現不知未現之前亦有野史之所錄乎

一彼所謂第十四條中村彭年之孫出現於成廟三年而反疑生等九代祖之終不出現夫自古逃匿者各有所執而今以不現於弛禁之後爲一疑端者不知佯狂之本意也

一彼所謂第十五條中魯陵誌曰臨命時後夫人邊氏牽衣而哭公止之曰身後事君其治之以此疑其不托於生等九代祖云蓋忠莊公受命之際生等九代祖突入公徐曰狂奴須去此蓋掩諱其爲子於他人所見之時也何可托以後事乎設有後事之言豈有明白爲說俾他人可知之理乎

一彼所謂第十六條中忠莊公真有已出子而亡命圖生則外雖欺諱揆以人情必當有家間說話何待掘誌後始知云云蓋生等九代祖既以佯狂逃生道戒三子故生等七代祖從兄弟亦不自知其爲忠莊公之曾孫則有何父詔子傳之事

而掘誌之前何以知之乎

一彼所謂十六條外又以生等八代祖靖陵參奉一款爲一大疑案此事非但燕鄭之所疑生等亦所疑之者蓋生等五代祖帳籍內果以曾祖變詔靖陵參奉書之考其年代誠在靖陵未封之前矣竊稽國典四祖無顯官者充定軍役而湖南昔時法令至嚴欲以土族行世之家或有以判官主簿奉事參奉等職及郎階軍卿書于祖先帳籍者其實未必是受点正職今雖不歷指而生等亦嘗考之而知者多矣無乃微官之空名帖文或因朝家有事之時而成給殆若近來之同僉樞帖文而然歟不然只是爲子孫者或恐軍役之見侵冒書僞職於祖先帳籍而然矣生等八代祖職卿想亦不出此二條中矣况且參奉二字始見於生等五代祖帳

籍中其時則 靖陵之號定已久矣其所帖文之買得帳籍  
之冒錄俱未可下別然此何足深究也

答鄭奎煥條下

今見奎煥輩所答條下則無非構虛飾詐一無可據者也生等  
摘出十六條明白違端又考京兆府帳籍究得別般斷案將欲  
爭下禮部則奎煥避而潛逃不爲應下故追往本道又爲呈下  
營門則渠又稱以病在死境終不應訟夏復走入京城竊取生  
等呈文中辭意潛自條下眩惑聽聞以爲上達 天聽之計生  
等又欲對下於禮曹則奎煥又爲隱避終不現影胡乃逃鄉匿  
京不欲與之明白相下作此巧黠陰昧之舉耶彼所謂答下者  
又下破如左

一忠莊公前配河東鄭氏鄭譜中以無育書之所謂奎煥九代  
祖遠之鄭氏出云者何所據耶此乃大段違端渠不敢發明  
而強作臆說曰遠之內舅鄭相麟趾多年秉軸遠之隱匿似  
是鄭相之力云而遠非襁褓孩兒乃大臣壯子則一國之人  
所共知者也鄭相亦安得以掩諱其跡終至泯滅乎且 文  
宗昇遐之時 光廟內禪未有其漸矣忠莊公何以逆覩未  
然而先匿其子爲遠者亦何若而徑訣其父於無事之時耶  
內禪之時大臣併命不過一時 處分則家孥株連元非逆  
慮之所及且忠莊公禍色三相之中稍緩其律則彼遠也獨  
何至於佯狂南走之境耶遠之南走時年二十九歲也時任  
大臣獨子年三十者無端逃走則此固人家極變當時豈不  
驚恠後世何無傳說豈有一國耳目全然不覺至于三百年  
之久乎

一所謂誌文中遠初娶成氏勝之女云昌寧成譜成摠管勝有四子而無女其長卽梅竹堂三問也奎煥下曰昌寧之譜亦如河東鄭譜而似是隱諱云云若使成譜不先不後適刊於鄭遠南走之時則其所掩諱不書猶或近似而若謂成於事變之前則自無可諱之事若謂成於事變之後則又無不可書之事於此於彼隱諱不書之說終未可曉也

一奎煥所謂誌中遠後娶白氏繪女云云考見氏族原流則白繪名下只有子而無女故生等呈文中下破亦以爲證矣今見渠輩条下則有他白繪同姓名者而謂是白玉峰之曾祖云所謂王峯卽宣廟初年白允勳也計其曾祖當是成廟燕山時人又安得以端廟朝人為之婿也然則曰繪果是鄭允露之妻父而允露眞非忠莊公所出也且奎煥歷指

允露上下代連闕某家某家而安東之金安東之權昌寧之成昌寧之曹國朝之名族大闕而自古俱有刊行之譜然率皆一無可據何也其亦剏出臆對之說乎且變韶妻馬氏則書以○京馬氏京字上雖漫漶不可考然馬氏姓貫只有木川長興本無○京馬氏而兩譜皆無馬侑之侑字此亦如白繪之名有他疊出處耶節節可疑也

一忠莊公事蹟莫詳於魯陵誌而忠莊公臨命時自焚神主顧謂後夫人邊氏曰身後事君其治之蓋其焚主者以其宗祀之無托也如使遠果為突入而還逃於目前則宗祀之托猶有可恃處何必焚其主自絕於父祖而托以立後事於邊夫人耶且魯陵誌則以處絞二字昭載其中又隨行僧坦禪所目睹者也其誌中受藥二字萬萬可疑奎煥以莊陵

誌爲言而 莊陵誌亦以 賜死二字書之而受藥二字終  
無出處其所初出臆對觸處窘遁矣

一 光廟末年乾心開釋罪家支裔悉爲寬縱而况歷 睿成  
兩 朝至于 燕山二年變韶埋誌之時則歲月寢遠 王  
綱愈恢已無所拘變韶顧何一向畏約牢諱於其子乎且埋  
誌父墓人家大事變韶之子若孫自應與知雖逮捕四張調  
察蒲國而窮鄉僻村父子私室之言多有鬼不知神不聞之  
時或其平居提耳而潛告或其臨命握手而密授必當詳說  
其 國家事實祖先來歷父傳其子子傳其孫雖百世可知  
也何故埋誌以後都無一語父諱其子子諱其孫至于八代  
孫與人相訟而掘塋之後始覺變韶之爲忠莊公孫耶使變  
韶之子有父而無祖則當問于其父使變韶之孫有祖而無

曾祖則當問于其祖未知變韶將告之耶抑終隱之耶古今  
天下安有此理奎煥之言曰變韶遵遺戒而不傳也變韶若  
真爲是誌則必問諸光露天露既告其子於家禍方殷之日  
則變韶獨不可告其子於邦禁已解之後耶抑或變韶之時  
私室畏約更有甚於光露之時耶抑或有可以傳其子而有  
不可以傳其孫者耶以此問于奎煥則奎煥必不能答矣問  
于舉國之人則舉國之人亦不能答矣

一 磁之爲器灰水漬成質脆性堅一者字痕雖歷萬年碎則碎  
矣本無剝滅今者故爲剝痕者真箇似巧反拙蓋其字樣分  
明者卽是灰水多漬處也字樣熹微者乃是灰水半漬處也  
字樣全剝者乃是灰水初不及處也磁腹黑軟若腐者亦是  
不漬灰水而故熏土氣處也觀者不察以爲古物噫人巧之



購人其亦不難且其刊缺處逐字細考則皆是文理可曉處  
且是文義沒緊要處而奎燬以己意填補其缺噫彼無心磁  
器何其善刊而有妙理如是耶設使燔磁不善而入地腐刊  
其字則或腐其全身或腐其半邊或腐其數行者或有其理  
而今者斑斑點點或隔一字而刊或隔數字而刊安有一片  
磁器一行之內上字腐而下字不腐下字腐而上字不腐之  
理哉若非人巧孰能如此蓋是徒聞金石有時而刊不知磁  
器無刊之理作此齟齬綻露之舉巧黠之中固陋可笑矣  
一奎煥条下中以爲遠之狂走者出於存祀之計也臨命時突  
入者出於崩迫之情也若不承其麾去之命則烏在其出迪  
之本意乎至以三仁或歿或囚或去之意比而同之噫敢做  
此語不知其自歸於誣聖人之科耶蓋三仁之中比于則死

若使遠欲效比干則與其父同歿可也微子則抱器而逃不  
絕殷祀若使遠比之微子則遠歿於弘治之九年年七十二  
終不出世不護忠莊公之墓不奉忠莊公之祀不尋忠莊公  
之妻遺戒晦跡至于八代全然不知則此果與微子存殷祀  
同耶不同耶當初逃走之後未卽出現者雖或畏約而况復  
弛禁之後朴翠琴穉兒之逃匿者亦卽出現以奉翠琴之祀  
又承 成廟朝隆恩則遠也抑獨何心有何所憚而老歿於  
燕山朝至於遺戒子孫而終不出現耶此乃天理人情之所  
必無也三仁固如是乎

一其誌云忠莊公受命時遠突入忠莊公曰狂奴狂奴何以擾  
我遠旋卽逃去云云遠若果爲宗祀秘跡則忠莊公居謫樂  
安時尙多閑日何不潛往以見而乃於金吾郎地方官監刑

官拿將輩衆目睽之之時始乃突入耶彼雖曰忠莊公指其子爲狂奴故傍觀不知其誰何云而父子私情當其絕命痛泣同極難掩形色他人見之者烏得無致疑傳說乎遠若還逃於臨命時則當時目擊者自有許多之人而安能齊一國不齊之口使之同心牢諱全不漏洩耶

一奎煥卞曰古之逃匿者或出或不出各有所執故朴翠琴之孫出現於成廟三年而所謂遠則以晦跡遺戒三子而使之異書其姓貫云遠也年至七十二歿於弛禁之後太平之世則有何所執不出於世乎亦何所執遺戒子孫不使之出而承祀又使之易其姓貫乎既易其貫又不承祀則忠莊公遂無孫矣安在其承祀之意也彼曰皇明方孝儒黃子澄之子一變爲田氏一變爲葉氏以此援證於遠之事禍色

輕重彼此懸殊黃方之禍則十族俱誅一人之連坐或至數萬之多其子之變姓固其宜也然彼方黃之子雖變其姓來派與姓貫則必爲潛傳於其子孫故所以終現者也且鄭遠所遭之時則纔過內禫之初旋有禁網之解故六臣子孫之畏禍有倍於三相子孫而猶未聞有一人之變名易姓者所謂遠者變名匿跡斯亦足矣又易其貫者抑又何畏哉然則當時晉州之鄭皆易其貫耶其所謂異書姓貫之說本非誌文中語而奎煥旣曰易姓貫云爾則當時禍色及祖先來歷渠所必知者也至今全昧忠莊公爲祖之說節節巧惡矣一考見京兆府舊籍則變韶職啣書以靖陵叅奉噫遠果是忠莊公子而亡命逃匿則其子乃無父之人也豈有名登朝籍至入寢郎之選乎且禧陵之移奉靖陵實在於

明宗十七年壬戌而始號 靖陵則考其年歲實是變韶身沒  
後許多年始出之 陵號也到此地頭奎煥雖喙長三尺無  
辭可下乃曰遐方之人畏於軍丁之侵四祖無顯官者或以  
買爵或以賊職僞書於其帳籍中則名世等曾祖變韶之叅  
奉必是賊職云噫嘻天地間豈有敗理亂常一至於此耶且  
考登科錄則鄭名世卽 宣廟朝己卯文科人也以海美倅  
歿於壬辰立於鄉祠以帳籍考之則名振又以武弁官至府  
使名遠亦以武弁官至縣監各國卽進士人也此四人兄弟  
以遐方之人可謂烜赫者也其果畏於軍丁以賊職書其祖  
先者耶噫雖自他人誣其祖以賊職其爲名世之孫奎煥之  
道固當沫血痛卞之不暇而乃反以其孫而誣其祖於無法  
之科天理滅矣人道絕矣尚何足論哉

一奎煥卞曰忠莊公先代祖妣之姓貫因此誌而得之則苟爲  
子孫者欣幸莫大而噫彼燕鄭是何別人心腸反以此爲疑  
云云噫先代祖妣之姓貫果因他可考文蹟而知之則爲子  
孫者何幸如之而考之金權兩譜一無所據鄭氏譜牒自前  
無傳今不問其有據無據只見奎煥輩僞誌而遽然自信曰  
此乃吾先代祖妣之姓貫也其果何如人而於祖先何辱如  
之如使奎煥考出可信文蹟以示生等則不待誌石之出亦  
可信之而奎煥隱身不見何也奎煥果是忠莊公血孫則同  
是忠莊公之子孫何不與諸宗相議每向靜僻處獨論而使  
不見其形影此果常人心腸耶

一奎煥條卞中末乃反加侵辱生等以繼后之蹟歸之疑端曰  
忠莊公旣已罪死則其繼后者何以登縣監之職云云噫忠

莊公以四代嫡長前后配俱無血胤而殉節則繼妣邊氏受  
臨命時顧托之命而年至七十二歿立子繼后使奉四代之  
祀者乃天道人理之當然也忠莊公至親只有堂侄三人故  
邊夫人取其長而立后乃生等九代祖諱之產也生等九代  
祖出系則在忠莊公受禍之後從宦則在宗家繼后之前大  
臣當路時堂侄之為縣監理勢固然何必為大臣繼后然後  
方可得仕乎奎煥執此以為疑端較之變韶賊職者良可笑  
也是故生等九代祖生家譜牒則書以出后養家譜牒則書  
以繼子十世相承而內外諸子孫國之大姓刊行譜牒昭  
載錄者非至一二而密陽朴氏舊譜朴廷虎配位書以晉州  
鄭氏右相萃之後判事光前之女朴廷虎即江叟薰之玄孫  
而判事即生等高祖也其為繼後之孫實蹟證左昭口矣

一奎煥最初持誌上京徃見申直長光洙請以文字著述其先  
事而誌中長興上下缺字填作降為長興官奴故申作跋文  
依其言而謂之降為長興奴而既云降為官奴則 朝家已  
以忠莊公之子置之連孥之律暴揚於世無可掩諱渠所謂  
遺戒晦跡至今全昧忠莊公為祖之本領說話大相矛盾故  
渠亦晚覺及呈搢紳之時乃改降為奴三字以為隱遁其所  
變幻閃忽萬萬巧惡矣

一奎煥条下中府使公配位安東金氏及文定公配位安東權  
氏兩配位載誌之事則乃曰父傳子傳已知之云而至於變  
韶之子不知忠莊公一款則乃曰有何父韶子傳之事云口  
其所詳於遠詳於輕而昧於近昧於重者其果成說乎

一奎煥下曰晉州人與生等相訟時嶺營以年久退斥云口蓋

厥訟久而未決累經方伯至壬午年黃尚書按道時搜得晉鄭胃祖之斷案然後嚴刑鄭德海等數人竄之極邊快斷其訟至今一道咸稱神明此可謂年久退斥者乎

一奎煥與馬哥相訟時地方官掘得渠之先墓誌石云云若非奎煥輩舞弄奸計則地主有何神靈之術預知土民之墓中埋誌而自請掘得乎且奎煥與馬哥相訟者非山訟也乃奎煥與人嫡庶相訟也世間嫡庶之訟何限而何嘗聞欲務勝於人反自掘其祖墳者乎世派嫡庶之訟不請考於譜牒必請考於墓誌者可知其憑藉此事現出偽誌之心跡而宜乎地方官隳於術中者也

一忠莊公祖父諱臣重即前朝贊成事也所謂奎煥誌文中書以左贊成左贊成即我太宗十四年始有是職也生於

前朝沒於前朝之人直書以我朝職名此則渠輩全不知左贊成之職初於我朝也奎煥之下曰逃竄之蹤既無官教之可質只憑口耳之傳聞錄書前朝官爵之際一字差錯容何恠乎云云良可笑也一字之訛容或有之若左字誤書以右字如此類之差誤似可無恠而前朝之人書以我朝之職者其果成說乎

一其誌中云不知公者以爲公真狂知公者以爲公憂愛也遠也若果畏誅孥深晦跡則初安有知公不知公之可論而若其當世之人亦有知其佯狂為憂愛則為遠之親孫者獨不知遠之為何如人而至于九世茫然矇然者其果近理乎凡此十六條槩因奎煥之偽誌妄下而逐條勘破一條一節無非真贓然此許多說話猶屬微文細節其中兩條最是肯緊今

者中一國而立呼一國之人曰天下有諱其父於其子者乎曰無此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曰天下有燔於磁而字利者乎曰無此物理之必無者也然則事理之外物理之外更有何說而今之君子或不求諸事物之理只據一人杜撰之辨二片偽造之磁欲作有證之文則殆亦輕信之過而不思之甚也

全羅道遐外人物本來可畏况其中善辯能文者無所不爲今者鄭奎煥國彥等是已渠輩做出誌石一見可判其孟浪忠莊公之三十歲長子成揔管之幾年女婿初豈敢逃避世孰不傳之不待帳籍斷案之出而已盡燭破然巧製而潛埋之弄巧而掘出之眩惑人聽者極甚竒怪未諳其實狀而驟看之者豈可照燭其詐謀凶肚也哉當略陳其實喚醒士君子見欺之端蓋變韶云者本來長興馬哥庶出純之女婚故馬哥私譜自古載

來而奎煥耻之欲圖脫免者其計久矣及晉州鄭重權等見敗之後相與通謀受嗾騰來湖西之鄭書給世系者作此偽誌變韶之妻則以無姓貫松京馬氏侑之女作名而潛埋之揚言曰我乃馬侑之外裔非馬純之庶出故爲逼辱而枕釁長興馬哥希春不勝忿怒欲刊行譜而暴揚之則訟端之作乃由此也厚賂而締結妖妓一丹者一丹卽本倅蠱惑者也旣結地主隨意所欲者槩可知也方其接訟之時主倅問曰或帳籍與碑文間有可據實蹟乎奎煥答曰自知爲馬侑之外裔而無可考之蹟然自古傳說先墓或有古蹟存之者而今無可尋痛恨云云主倅曰然則掘而求之可也又答曰安知其必有雖或得之馬哥輩必曰非真亦何以取信乎曰然則吾當親往監掘之矣渠輩跪而謝曰城主下教如此得與不得姑舍勿論惶感萬萬主倅

自發役丁率渠輩親往爛掘其三四墳而俱不得渠輩佯若憫  
憾聚首而請曰似必不得而徒傷先墓請止之其中一人力爭  
曰尚餘一墳願盡尋掘俾無遺恨云亡主倅曰諾又掘其所餘  
者一墳則所謂二片磁器誌石果出而不以沙缸及尾器盛之  
只於堦砌下淺土中直埋者也既得之後渠輩佯若驚喜而跳  
躍爭以酒噴之又以手拭之馬侑之名字果然的實矣又復作  
啼泣狀曰不但得馬侑一字吾輩全昧古遠世系矣今乃知忠  
莊公之後也歡聲動地主倅亦急取覽之稱快稱奇捉致馬希  
春輩重杖之使之割其族譜張納于官前又欲報使加罪則渠  
輩又請曰希春輩所爲誠甚切痛殺之可也然得此誌以後吾  
輩自可雪其庶名且緣渠而得吾祖先似若反以爲慰願寬假  
而止之本倅曰諾只命曳出之其時事狀大槩止此求其事實

則寧不巧詐乎寧不巧密乎於是主倅作爲序文而褒揚之作  
爲木櫃而韞盛之使之送京而誇耀之眩惑於搢紳之間者此  
也到京則全諱陰巧之跡又復巧飾而言曰渠輩之先有鄉賢  
祠而馬哥冒為齋任故嚴加斥之則渠輩發怒至發辱說而有  
此興訟且初不知誌石有無而主倅親自往而掘取云亡彼主  
倅安知渠輩先山之有埋誌而不待其請率軍親往爛掘人四  
五先塚之理哉此則雖五尺之童宜不可信而其締結妖妓之  
狀請囑地主監掘之狀始掘不得請止之狀願無遺恨而盡掘  
之說佯若涕泣之狀馬哥反爲恩寬假之說節節巧詐如見肺  
肝不知其實徒聽其言驟聞而徑信者不是異事只憑誌石疑  
以古樣者真同同安人作古碑欺朱晦菴者今古與同是所謂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理也詳覽此錄則今之君子必

當如朱晦菴之畢竟覺悟也

條下之外又有一言可破者鄭變韶果是忠莊公血孫而聞其父光露口傳則忠莊公受命年月宜無不知而其誌云景泰四年癸酉右相公方在謫所受藥實錄云甲戌八月始命置法誌石與實錄孰為可信變韶埋誌丙辰則距忠莊公受命甲戌不過四十有三年矣在他人亦可詳知而况以其孫豈有不知而誤書於其父之誌乎此則後人徒知三大臣被罪俱在癸酉故奎煥只憑近來傳聞偽造此誌者昭然矣

忠莊公遺書

鄭奎煥偽造

余有幼子器局豪邁一朝佯狂自號狂奴令我到此存沒未知成就何望遺恨千古

莊陵誌修述之日遺書又出於奎煥文蹟中奎煥既云得誌後

始知為忠莊公血孫則此文字又何處得出乎若謂在於野史則舉國人所共知也若謂在於家乘則得誌後始知云者其果成說乎且以書中辭意言之所謂遠也生於世宗乙巳南走於端宗癸酉云計其年則乃二十九歲盛壯之時也既是壯子則何謂幼子乎此書之作若謂出於在家之日則必無今我到此之句若謂在於到謫之時則何以逆知其遠之突入而預作此書以給之乎且遠也既為突入則可知其無恙生存又豈有存歿未知之言乎不過三四句之內首尾倒錯亦與誌文之差誤同可謂欲巧而反拙也其設計之奸凶節節如是矣

土言草

伏以臣矣身方遭家世之變故彝倫之舛訛茲敢不避猥越之

誅仰籲於



法駕之前臣美身十一世祖故相臣鄭萃以端宗朝大臣當

癸酉之變受後命於謫所臨歿無子遺托於後妻邊氏以其

從兄之子之產立為系子即臣美身十世祖也自是以來世守

宗緒間霑官職迨先大王丙寅復臣萃之爵戊寅降臣萃

之謚臣美身諸父兄齊往晉州臣萃墓所焚黃告由有晉州人

鄭重權德海等自稱同姓而來請觀臣美身先系其後重權忽

自稱其九世祖鄭遵為臣萃所生子云臣美身家起訟嶺營

道臣黃仁倫查得鄭遵親父仁德之名然後刑配鄭德海等於

慶興矣遐鄉詐偽愈徃愈滋及至乙酉年間長興人鄭奎煥者

潛結晉州之鄭得其世系偽造磁器誌文埋於其遠祖之墳惹

人相訟請官掘出以其九世祖鄭光露即真臣萃之子逃命於

父生之時居於長興而歿其子變詔為此誌於光露之墓遂以

光露遺戒諱之於子孫故至今不傳而今來大覺云臣美身諸

父兄聞而驚之得見所謂誌則文凡數十行刊缺五十餘字大

抵假托粧撰都不成說臣美身家捉得真贓十六條則奎煥聞

而私自對下故臣美身家又逐條下破起訟完營則奎煥終始

逃躲不與相訟潛入京師遍謁權門誇示偽誌觀者不察以新

為貴遽至筵達臣美身諸父兄雖欲剖心瀝血仰暴於天日

之下而下主蹤跡抑於權貴掩鬱多年終莫能遂次茅身歿然

此在奎煥即汾陽王之郭崇韜耳又聞去年九月奎煥之族鄭

奎應者乃敢呈禮曹以臣萃配享於渠祖鄭名世之私祠嗚呼

以堂堂哲輔比肩齊列降歆芬苾於遐鄉無名之徒其為羞辱

已無可言而况乎非祖而為祖非孫而為孫人紀失統神理交

舛此誠倫常之大變風化之所不容也臣美身家所下十六條

無不鑿鑿中窾而猥越煩褻今不敢悉爲仰瀆請陳其二梗槩焉磁噐爲誌初自百年之內鄭變韶之時何嘗有此且磁性堅烈一着字痕萬劫不剝今此偽誌蓋是燔造之時亂滲灰水使有不漬埋土而剝蝕漫漶儼成古物隲字剝缺斑斑點點自非人巧何以如此其所謂遺戒而諱於子孫之說尤爲無理先廟末年罪家支裔悉爲寬縱至于 燕山二年變韶埋誌之時歲月寢遠 王綱愈恢已無所拘碍矣雖以忠正臣朴彭年之孫已爲受 恩於 成宗朝至如 臣美身 家亦世所共知而偃息鄉里自在也獨彼變韶顧何一向畏約牢諱於其子乎且埋誌父墓人家大事變韶之子若孫自應與知雖逮捕四張調察蒲國而窮鄉僻村父子私室之語多有鬼不聞神不知之時或其平時提耳而潛告或其臨終握手而密授必當詳說其

國家事實祖先來歷父傳其子子傳其孫雖百世可知也何故埋誌以後都無一言父諱其子子諱其孫至于八代孫與人爭訟而掘之後始覺變韶之爲臣莽孫也使變韶之子有父而無祖則當問于其父使變韶之孫有祖而無曾祖則當問于其祖未知變韶將告之耶抑終隱之耶古今天下安有此理變韶若真爲是誌則當問諸光露光露既告其子於家禍方殷之日則變韶獨不可告其子於 邦禁已解之後耶抑或變韶之時私室畏約更有甚於光露之時耶抑有可以傳其子而不可以傳其孫者耶磁噐之不剝童子路人一見可卞其父子之難誣天地鬼神臨上質傍而作此欺人之術欲爲亂倫之舉同安偽碑何代無之而人心狡黠吁亦痛矣凡此二條不待查勘已可卞決者也且其偽誌世系不過偷來晉州鄭哥所謄故臣莽之後

妻邊氏闕而不書邊氏是臣萃後命時在傍受托之夫人則變  
韶作父誌而不書其父生存之母乎又臣萃之祖臣重卽前朝  
贊成事而僞誌又偷晉所謄故書以左贊成左贊成卽我 太  
宗朝甲午所設之官也高麗安得有左贊成又僞誌以爲光露  
生於 世宗乙巳六月初二日云初二日之初字卽六十年以  
內之事也其前則公私文案直書一日二日元無初字變韶埋  
誌弘治九年則其時何嘗有初字耶又僞誌以爲臣萃臨命時  
光露突入而麾叱之使去云父子之間歿生之際情理蒼黃萬  
目難掩而當時地方官監刑官都事拿將輩目見其入來還出  
而終無一人傳說至于今 國乘野史全然無跡耶又况 魯  
陵誌昭載臣萃臨命托於邊氏曰身後事君其治之蓋立后承  
祀事也若有光露潛托其祀則又何托於邊氏耶奎煥以爲變

韶遺戒子孫使之晦跡故變韶之子皆不知自爲臣萃之曾孫  
云噫變韶之所遺戒於子孫者果何人何事耶變韶子之所不  
知又何人何事耶所垂戒而勿言者變韶父祖之事也所聽戒  
而不知者亦變韶父祖之事也天理固無是矣人理亦無是矣  
蓋此事肯緊專在於渠所謂晦迹遺戒而奎煥以爲志在存祀  
永絕其跡云夫所謂存祀者乃畏一身之誅重累世之祀姑蔽  
名於他人耳目密傳祀於家內宗祧之謂也今者光露既絕臣  
萃之祀又棄臣萃之妻又使其子孫移易姓貫不知爲誰某之  
孫則臣萃真絕祀矣安在其爲存祀耶設使光露真是臣萃血  
胤旣自絕于宗九世不復則逃荆蠻之秦伯虞仲已不是豈父  
宗緒比正漢光武所謂假子與者况萬萬無此理耶又考見鄭  
奎煥先世帳籍則所謂變韶載以 靖陵叅奉夫 禧陵之遷

奉 靖陵在於 明廟壬戌其時變韶之年計已過百餘歲則  
豈有百歲人寢郎者而又况藏名匿跡無父無祖則又何以有  
寢郎之除乎奎煥於此無說可對則乃曰遐方人畏避軍役或  
買爵或賊職有差誤云渠雖持地設巧謂天可欺而終難以偽  
為真觸處生疵今使 臣矣身 與鄭奎應對於法官之前凡此  
數十條中鄭奎應若有一言之自伸 臣矣身 若有一事之自屈  
則請伏鈇鉞之誅以謝欺天之罪伏乞 聖明父母特 命該  
曹行查得實使 臣矣身 家父子有定倫紀不惑則終始哀榮之  
典備極於 臣矣身 之門焉特蒙 天恩 為白良結望良為去乎  
詮次善 啓向教是事 望良白內卧乎是亦在 謹 啓

禮曹題 禮判金履度

一曰血孫一曰奉祀自謂各有所據互相爭下固非一朝一夕  
而覺此事實之前則叔闕之舉安得不得已毋論如此如彼直出  
於背關見飭之措辭不必矧口至此事

上同題

本曹初不欲擅斷人家大事故只還收背關而已豈欲立言於  
豎撤間哉以言以單既知其冤枉本曹亦豈無商量之道乎但  
事體至重恐非私自決正者不可不一番 上聞行查然後自  
可歸正既豎之門不必自下停撤以待 上言下正事

錦營題 道伯趙翼承 既

互相勝負無文獻之致俟百不惑今幾八十餘年以待後日為  
宜事

禮曹題 禮判鄭元容

向於長興鄭哥聯狀之題有自本道查給之關矣今見此狀私

建則謂有儀曹公牒偽刊則謂有儒賢序文今皆呈現其言似  
非全無依據且聞自本道兩下之際亦不得立落云蓋事在久  
遠宜行謹慎彼亦一邊之言此亦一邊之言何可聽其言而決  
給乎姑為退待事

歲在癸卯十月 日開刊

